LI HUNG CHANG

TSENG KUO FAN

体用兼得的为人之道，稳到极致的官场楷模

[美] 恩尔 (Hail W.J.) / 著　王纪卿 / 译



曾国藩传

为什么蒋介石以曾氏家书教子，终生奉其为楷模？

为什么曾国藩有护国之功、向结之力，却四处树敌？

为什么美国人将曾国藩比喻"返东的李鸿章"？

为什么世人将曾国藩视为官场楷模？

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版本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英雄莫问出处
张居正的官场奋斗秘辛

《周易》中说：“君子以作事谋始。”

作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古老人治社会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“流血的仕途”。

从战国策士的合纵连横长袖善舞，到明清重臣的铁腕治世力挽狂澜，无不体现着一种君子善谋的精神。

本书是第一本描写成名之前张居正的历史小说，讲述了他从一个懵懂少年，经过艰难的选择、漫长的奋斗，最终踏进权力中心、站上历史舞台的仕途进取历程。

长篇历史小说

谋位

张居正从少年到国相

郭宝平／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谋位：张居正：从少年到国相 / 郭宝平著. —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0.6
ISBN 978-7-5399-3853-0

Ⅰ. ①谋… Ⅱ. ①郭… Ⅲ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110372号

上架建议：历史小说·官场文学

谋位——张居正：从少年到国相

著　　者：郭宝平
责任编辑：刘　霁
策划编辑：博集天卷·耿金丽
封面设计：蒋宏工作室
版式设计：利　锐
出版发行：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　　江苏文艺出版社　http://www.jswenyi.com
集团网址：凤凰出版传媒网　http://www.ppm.cn
印　　刷：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
开　　本：787×1092　1/16
字　　数：350千字
印　　张：21
版　　次：2010年 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399-3853-0
定　　价：29.8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>>> 目录

引子……006

第一章　少年张白圭……007

这件事深深刺伤了父亲的自尊心。当天，父亲喝得酩酊大醉。清醒过来后，他把我叫到跟前，咬着牙道：“记住，要做官！做大官！”

第二章　老师的教诲……030

徐阶眉宇间闪过一丝忧虑，他沉思良久，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叔大，少年早贵，固然可嘉，但为师要送你八个字：韬光养晦，谨言慎行。”

第三章　严府玄机……055

游七解释说：拜访严府，要先到严府管家严年开的“鹤柏书坊”买一把扇子，然后携扇而往，请严氏父子题字。至于扇子价格，全由买主来定。

第四章　义士杨继盛……073

听了高拱的话，我慨然道：“国之大患，我看不在于诸多难题，毛病就出在用人上！”

第五章　蜗牛生存哲学……092

蜗牛这小小的生物，尚知用触角探测险境，不利的时候就收回触角，何况人乎？何况我张居正乎？

第六章　鞑虏围城……106

严嵩浑身战栗，一向以宽厚恭谨著称的徐阶，神不知鬼不觉间，竟一举置仇鸾于死地！他仍装作惊喜的样子，跪地叩头：“陛下英断。臣为陛下贺！为徐尚书贺！”

第七章　严嵩的报复……130

我盯着严嵩那只瘦骨嶙峋的手。这只手反覆之间，多少人和事的命运被轻易改变。这就是权力的魔力。

第八章　怪人李贽……144

“匡时济世，绝不能过于爱惜一己之名声。为立不世之功，既可忍辱含垢，又何惮不择手段！”说到此，李贽长叹一声，“欲建功业，岂恤人言！”

第九章　计诱严世蕃……159

在官场上历练了十年八载，倘若还是不能口是心非、指鹿为马而且毫不脸红，那么前程、事功云云，根本无从谈起。

第十章　蓝道行扶乩……181

被罢黜后，严嵩不吭一声就悄然离京。不明真相的人们举手相庆，稍微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却隐约感到：真正血腥的较量还在后面。

第十一章　性命攸关的游戏……203

既入仕途官场，轻发浪战、拍案而起不行；特立独行、抗拒权势不行；即使是不随波逐流，也不行！

第十二章　海瑞骂驾……223

海瑞的存在是官场的一个异数。他不仅完美利用了自己的名气，更拥有无人能敌的运气。

第十三章　皇帝的无奈……256

嘉靖皇帝已经在西苑住了二十四年，在弥留之际，他喃喃着那个实现不了的愿望：“回安陆去”，却被臣下不由分说抬回了他打死也不想回去的乾清宫。

第十四章　新皇登基……277

好皇子裕王在朝野的记忆里，是近乎完美的形象。如今，他登极称尊，君临天下，却对朝政毫无兴趣，而且夜夜笙歌，日日高挂免朝牌。

第十五章　恩师和好友……290

高拱一甩袍袖，恨恨地说：“华亭老谋深算，我辈甘拜下风可也！”

第十六章　没有永远的胜利者……311

我没有料到，严嵩下场如此惨烈！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，最后以为人守坟为生，孤苦伶仃死于荒郊野外。

尾声……336

引子

出荆州城东门，向东行至沙市西北的张家台，是著名的纪南郢都故址。再向南行，濒临江津渡，坐落着一处菩提禅寺。禅寺的东边，有一座占地十五亩、四周由高达三米的土筑垒墙围成的墓园。墓前刻有“明相太师太傅张文忠公之墓”几个大字。这里就是曾任大明万历朝首辅的张居正的墓地。

张居正是读书人出身，毫无家族背景，他靠科举考试起家，完全靠个人奋斗登上了大明朝的权力巅峰。前后当国十年，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，整饬朝纲，巩固国防，推行一条鞭法，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。

中国式成功向来不会只依赖个人的专业素质。人治官场，明争暗斗，玄机重重，出身寒贱的张居正能够善处其间，握权处势，展布经济，快意恩仇，个中缘由，颇值得后来人玩味。

往者，对张居正握权处势后的作为，多有著述；然则，初入官场后张居正如何面对宦海波涛？如何在玄机重重的官场立足、避祸？从一个懵懂少年开始最终踏进权力中心，他是怎样做到的？

如今距离张居正的年代已经过了五百年，诸多真相早已大白……太阳底下，本无新事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这就是这本小说的由来。

第一章

少年张白圭

1 嘉靖十五年，已是大明王朝建国的第一百六十八个年头。举国上下，对国家的典章制度、教化风俗，一切都已习以为常；或许，一切又都已不以为然。但这些对于远离京师的乡村来说，都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。虽然“苏州样，广州匠，杭州风”已为士绅津津乐道，可是乡村的人们日常所议论者，多半是营生艰困，做生活不得，而他们所关心的，更是来年会不会有个好收成，在缴完官府名目繁多的税费之后，还能略有剩余，以便能给孩子积攒些许读书钱和支应婚丧嫁娶的费用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就已经心满意足，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了。

对于居住在荆州城外草市的张家来说，过完正旦节、元宵节，最大的事就是今年的县试和府试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正旦、元霄，过得都很简朴。供应一个孩子读书，这是大事，其他能节省的都得节省下来才行。

正是初春时节，刚入辰时，一个头戴方巾、身着蓝色茧绸直裰，未满十一岁的少年，就上了草市通往荆州城的官道。少年长相英俊、端庄，迈着与年龄不相协调的稳重步伐，穿过荆州城的东门，直奔江陵县衙而来。

这个少年就是我。此时的名字是张白圭。此番进城，就是到江陵县衙的礼房报名，参加县试。

“阿保，”临出门前，母亲叫着我的昵称，又问了一遍，“你一个人去，妥贴吗？”

“我一个人！”我又一次重复说，语气坚定。

想到这里，我那还显稚嫩的脸庞上，挂着轻松自得的神情。

少年的轻松自得来自自信。事实说明，我的自信绝不是盲目的：县试第五场发榜，名列第一的，就是未满十一岁的少年张白圭。

县试考取后，就可以参加荆州府的府试。

府试在秋天举行。考试的当天，鸡叫头遍，就起来匆匆往考场赶。天色未明，考生个个一手挑着灯笼，一手提着考篮，在试院门前集中，听候点名。尽管是初秋的凌晨，几千考生挤在试院的院子里，还是有些闷热。只见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长

的桌案，端坐在桌案前的，是由荆州的最高长官——知府充任的监考官。他手里拿着朱笔，在东方微明中开始按名册顺序点名。江陵乃荆州府之首县，所以我的名字排在前面。只听试差高唱一声“点名——”，院子里顿时寂静下来。不一会儿，充任监考官的知府喊道：“张白圭——”我应声答道：“有！王志福保——”我的保人——里长王志福，也随即唱和：“王志福保张白圭！”也许是我在高声回应中还带着稚嫩的童音，晨曦中，依稀可见知府大人在打量我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，还低声重复了一句“张白圭”，然后用朱笔在名册上轻轻点了一下，就有人带着我进入考棚。

走进试院大门，远远望去，第二道门的横额上赫然写着“龙门”二字。进了龙门之后，就是正式进入考棚了。考生按事先依天干地支编好的序号，找到自己的座位。桌子上已然放好了考卷，考卷上贴有一个浮签，浮签上写着考生的名字，缴卷时撕去浮签。考卷的另一角有弥封的编号，录取时方能打开弥封，以免舞弊。

当考生进入考场不一会儿，就走来一位手提灯笼的人，灯笼罩上粘着一张白单子，上面写着大大的黑字，也就是考试题目了。灯笼里点着蜡烛，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提灯笼的人把灯笼举得高高的，在考棚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，以免考生看错题目。

到了午后巳时左右，就听考棚外“砰”的一声炮响，这是缴卷的第一次讯号。随即，大门打开，吹鼓手开始呜呜啦啦吹奏起来。作完题目的考生缴了卷，在吹奏声中走出考场。第一次缴卷的考生走出来以后，大门又重新关上。过了一个时辰，就听到又一声炮响，乐声再起，迎接第二次缴卷的考生。又过了一个时辰，是缴卷的最后期限，不管是否作完，都必须缴卷出场，也不再鸣炮奏乐。

十天以后，是放榜的日子。试院门前有一座高墙，半夜里就有人守候在那里等待看榜。日头出来了，就听礼炮齐鸣，鼓乐喧天，知府带着一干人等，列队缓慢走来，庄重地把大黄榜贴到高墙上。黑墨大字，写着录取考生的名字。那一天我来得并不早，还没有挤到榜前，就听到人群中议论说，“张白圭，张白圭！”抬头一看，在黄榜的最上方，第一个名字就是“张白圭”！

这次发榜，并不是说已经十拿九稳了。还有第三次考试呢！这一次的监考官，由省城派来的学政亲自担任。也就是说，是学政亲自考试。所以在考场大门两侧，高高竖着两根旗竿，旗竿上飘着两丈多长的红幡，上面写着：“礼部侍郎提督湖广学政某”十多个大字。这是湖广学政的官衔，一看就是个钦差。这次考试，就不再发榜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一概回籍。最后录取的，由试差亲赴家中报喜。

第三场考试过后的第六天，一大早，就听到街上“当当”的小锣声，越来越近，直到自家的门前。是试差来报喜了！在人群的簇拥下，试差展开一张一丈长、一尺宽的红纸，高声念道：“贵府相公张白圭蒙礼部侍郎提督湖广学政某考试录取江陵县学生员。”随后又是一阵“当当”的小锣声。

所谓县学生员，就是俗称的秀才了。有了这个身份，也算有了功名，并且可以享有免于纳税服役的特权，同时也便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。

国朝开国之际，太祖皇帝崇尚俭朴，分官设职，以精简为原则。虽然以后不断膨胀，可官员之数，从朝廷到县衙，总共也只有两万五千员。而三年一度的科考，全国却有一百万左右的士子参加，中第者最多不超过三百人。可以想象竞争何等激烈！民间流传的“鲤鱼跃龙门”的故事，正是对这种激烈竞争作出的一个生动的注脚。说是黄河的鲤鱼何止千万条，但得以跃入龙门的才有几多？只有最强健、最灵活、最有毅力者，才能跃过龙门。跃过龙门的鲤鱼还要经过雷电交击，将其尾部烧掉。竭尽全力跃入龙门的鲤鱼，喘息未定就得再遇火烧，经过九死一生的考验，鱼方能化为龙。

这个故事曾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。刚刚开蒙时听父亲讲述它的情形，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。

父亲讲这个故事时眉飞色舞，夹叙夹议还循循善诱，说华夏自古以来做官的人必有超越常人之处，非庸人所能企及，做官就仿佛“跃龙门”，要过五关斩六将，历经磨难，方有出头之日！

“阿保，做官又是为了嘛子？”有一天，我的表姨带着她的儿子游七前来串门，话语间，突然问我。

我只知道读书为了做官，至于做官又是甚样目的，倒还没有想过。不过从“四书五经”中也多多少少知道，做官是为了报效国家、造福百姓。

表姨笑了：“大道理姨不懂，可姨晓得，做官就能发财，不做官就得受穷。”她如数家珍般地把从江陵出去做官的人家点了一遍，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不容置疑，最后，又感叹说，“看看人家，一旦做了官，嘛子税、嘛子费也不要缴了，也不要担心受人欺负了，哪像咱这平头老百姓，缴不完的费、受不够的罪！”

“阿保有朝一日当了大老爷，都会照应的。”母亲自豪而又颇为大度地说。

“是啊是啊！”表姨忙附和，“外甥坐了大轿子，咱也沾光哩！”她点着游七的眉头，问，“你说是不是啊？”

游七露出懵懵懂懂的神情，乖巧地点着头，又上前拉住我的手，问：“阿哥，

我要坐阿哥的大轿轿哩！”

我甩开游七的小手，转身走开了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抱负。但我并没有说出口，表姨哪里会懂得这等深奥的道理呢？还是不与她白费口舌的好。

表姨的确不懂得深奥的道理，但她却懂得浅显的道理：官府没有人关照，她家贩卖竹木的生意快做不下去了；而原因就在于大小衙门的盘剥搜刮。同样是做贩竹生意，一个自己的叔父在税关做书办的人家，比她家缴的税就少得多，而且平日也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事。事实证明，如果官府里有人关照，就不至于如此受欺。“咱平头百姓，没法子哟！”表姨无奈地说。说是如是说，可她又不甘心，所以三番五次来求父亲，请他出面交通官府，寻求保护。毕竟，父亲是秀才，在所有的亲友中，算是最有身份的人了。

父亲是乐意帮衬的。跑前跑后，送礼请客，奔忙了好久，打通了府县衙门户办的关节，果然少了一些勒索。可是，不久，表姨家贩运竹木的船只从武昌返回江陵，荆州抽分竹木局以超过申报的返回日期为由予以扣压，科罚之数，远过于本利，原指望父亲能代为转圜，府县衙门书办说，抽分竹木局乃户部派出关卡，地方官府不得与闻。结果，不仅科罚未能减免，还因为拖延缴纳日期而被加重处罚，表姨家的生意终于破产了。

这件事深深刺伤了父亲的自尊心。得到表姨家生意破产的讯息的当天，父亲喝得酩酊大醉。第二天清醒过来，他把我叫到跟前，咬着牙道：“记住，要做官！做大官！”

我紧咬嘴唇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2

春天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回到了大地。“隆隆”的雷声响过，飘了一阵细雨，转眼间就又晴空万里了。这是嘉靖十六年第一声春雷。雨过天晴，一股温暖湿润的气息弥漫在整个院子里。窗外的修竹翠绿欲滴，偶有阵阵微风吹过，竹叶的沙沙声不时传进屋内。书桌上摆放的历科程墨、各省宗师考卷，《语类》《或问》，已然被翻阅得破旧。我抬起因伏案过久而略感酸沉的头，望着修竹出神。

“叔大，”一个少年叫着我的字，急匆匆跑到我读书的东屋内，脸上挂着只有惊喜才可能产生的笑容。不等我问话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“巡抚大人找你呢！我刚走

到街头，见一群人围在那里，中间一位大人，正在问：‘谁叫张居正？’众人皆摇头曰不晓得。于是我上前道，‘我知道。’那位大人颇喜之，说，‘烦请你转告张秀才，就说湖广巡抚顾麟请他到社学来见。’我这才晓得，原来竟然是巡抚大人！这不，我赶紧回来请你。”

顾麟是湖广巡抚，不仅是封疆大吏、政坛高官，而且还是当代名流、文章宗匠，湖广的读书人无人不知。他找我会有何事？

怀着好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步伐却不紧不慢，我前去社学拜见巡抚大人。

“唉呀，奇少年也，奇少年也！”不等我施礼，一位身穿官服的长者就上前拉住我的手，边连连夸奖。

我猜想，这，就是湖广巡抚顾大人了。见我略带腼腆和不解的神色，巡抚大人笑道：“小友，你先听老夫一问，老夫再回答你的疑惑，如何？”国朝的体统，士大夫称童生为“小友”，巡抚大人是士林名流，自然有此称呼。

我点点头。

顾巡抚轻抚已然花白的胡须，笑着问：“何以乡邻皆不知‘张居正’？”

这是我是第一次单独面对高官大僚。奇怪的是，我居然一点也不紧张，只是稍稍有些兴奋。巡抚大人夸我为少年奇才，我多少有些得意，但也并没有忘乎所以。是的，这么多年来，自从记事起，我就是在夸奖中成长，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夸奖。

顾巡抚面带微笑，等待着我的回答。我又施了一礼，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“回公祖的话，学生原名张白圭，去岁考中秀才，知府李大人谬奖，曰‘白圭之名，不足以称少年才具，改居正吧’，方改名居正，故邻人尚不晓也。”

顾巡抚击掌笑道：“改得好！改得好！将来为官要居其正，也正是老夫的期许呢！”说着，居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那好，该老夫解答你的疑惑了：贵知府把荆州秀才所作的诗赋送老夫赏读，正好读到小友的《题竹》诗。”说着，他随口吟了出来：

绿遍潇湘处，疏林玉露寒。
凤毛丛劲节，只上尽头竿。

“老夫立时就想见见这要上‘尽头竿’的奇才，当天就自武昌启程，特来与小友相见！来来，老夫这里有一偶句，请小友对之。”说着，从袖中掏出一张纸笺。只见上写着：

玉帝行师雷鼓电旗云作队雨箭风刀

我思忖片刻，对曰：

嫦娥织锦星经宿纬月为梭天机地轴

“绝对，绝对也！”巡抚赞叹不已，边解下腰间所系金束带，说：“此带赠小友，老夫知小友将来必为国相，老夫之带不足赠也，聊表老夫一时相与之情吧！”

父亲赶来见过巡抚大人，巡抚大人命书办拿出白金十锭，亲自交到父亲手里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请为国善待此子！”他又转向随从的省、府、县官员说：“张生，伟器奇才，我辈当尽培植护佑之责！”

在陪同巡抚的府县官员和乡绅名流的惊愕、感叹中，这件事迅速在江陵乃至湖广流传开来。

一夜之间，草市张家在江陵就成了“名门”。湖广最高长官亲自探访，束带、金银相赠，已经足以令人欣羡了，何况还有“将来必为国相”的预言？不由人不对少年张居正刮目相看。

果然，在巡抚走后，荆州知府、江陵知县相继又到家中探访，就连辽王府也出人意料地向我发出了邀帖。

“要是你表姨父不死，重新做生意，咱也能帮着在官府说说话了……”送走一批又一批前来探访的官员，母亲既感动又遗憾地说。过去，想帮衬亲朋却无能为力，眼下似乎有这个可能了，最需要帮衬的人却过世了。由于遭受破产的打击，表姨父很快就含愤而死，这一直是父母亲颇感歉疚、遗憾的事。以至于有相当一个时期，父亲闷闷不乐、母亲则每每发出感叹。两年过去了，原以为忘却了，母亲又油然提及。看来，这件事还萦绕在双亲的脑际。

“妇人之见！”父亲不以为然，“低三下四之事，咱老张家，再也不干了！从今而后，莫再提什么求官府的话！总有一天，莫说县令知府，便是封疆大吏，还要求到咱的头上！”父亲得意地说。巡抚顾大人“将来必为国相”的话，令父亲兴奋异常，一种今非昔比的豪迈之气，不知不觉间就会从父亲的话语里流露出来，“看看，自古以来，只听说过百姓给官吏送礼的，可曾有堂堂一省之长，无缘无故给百姓赠钱的？”

可是，我的兴奋、自豪没有持续多久。半年以后，我却是怀着从未有过的沮丧和羞愧之情，再次见到巡抚顾大人的。

自那次社学蒙召，顾大人的期许，令我信心倍增。几个月后，我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，和父亲一道，赶往武昌参加乡试。

父亲已经多次出入武昌贡院，一路上，他多半是沉默不语、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偶尔也会对我说起乡试的艰辛，“士林流传‘三场辛苦磨成鬼，两字功名误煞人’之说，此言不虚啊！”父亲感慨道。看得出来，父亲既不情愿放弃赴乡试，又对参加乡试颇感畏惧。三番五次的落第似乎沉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。但是，我与父亲的心情迥然不同。过了端午节，就眼巴巴盼着秋闱的日子，坐在顺流而下驶往武昌的船上，眺望两岸风光，颇觉心旷神怡；而一闭上眼睛，仿佛就能够看到黄榜上“张居正”三个字，赫然列于榜首。

可是，谁也不会料到，我与父亲双双落第！

这简直犹如晴天霹雳，当头棒喝！

交完卷子，父亲问我：“如何？”我没有说实话，用“尚可”二字敷衍过去了。而我的内心，实际上认定，不是能不能中举，而是能不能魁于乡！

估摸着放榜的日子快到了，父亲特意差我到会城看榜，“反正要到武昌去。”父亲说。他的言外之意是说，中举后公门要举行鹿鸣宴，总是要去的。

可，令人震惊的是，我落第了！

“何以如此！何以如此？”当中举的文魁们应邀去赴“鹿鸣宴”时，我孤独地来到江边，对天长叹。不远处的黄鹤楼飘飘忽忽，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庄严和神圣。虽然已是秋天，但这个“大比年”的武昌，天气却还是那样闷热，让人觉得难以喘息！滔滔江水也未能带来一丝凉意！

正在我徘徊于江边之际，巡抚衙门的书办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张君，终于找到了你了。”书办以惊喜的语调，气喘吁吁地说，“抚台老大人有请。”

一听说要见巡抚顾大人，我登时羞愧万端，强忍着泪水，倔犟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辈只是当差的，张君且莫难为了咱哩。”书办规劝说。

也罢，既然不能不去，就觍颜走一遭，或许从巡抚那里，可以找到我何以落第的答案。如此想着，我一语未发，坐上了书办领来的一顶小轿。

走进巡抚衙门，我极力抑制自己以免失态，但眼中委屈的泪水却还是汩汩流淌。可见到顾大人后，我已有的不解和疑惑不仅没有半点消除，反而又深了一层。顾大

人身着便装，站在寓所大门外迎接我的到来。虽然我还尚未进入官场，可也晓得官老爷以便服见客乃是一种特殊的礼遇。我还注意到，顾大人身旁还伫立着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少年。老远，顾大人就发出爽朗的笑声，大声说："小友，欢迎来赴老夫单独为小友设下的鹿鸣宴！"

难道是嘲笑？讥讽？我不解其意。顾大人没有解释，拉着身旁少年的手说："小友，这是犬子顾峻，"说着，顾大人一手拉住顾峻，一手又拉住我，"他日小友必当国，老夫今日以子孙相托矣！"

"学生、学生……"我局促不安，我想说，我落第了，可顾大人分明是知晓的，我终于没有说出口，只是局促不安。

"哈哈哈！"顾大人大笑着，指了指天空，叹口气道："好久没有下雨了，这个季节应该是多雨的嘛！这天底下，有几多应该的事体，结果却没有应！"

我的内心"嘎登"一声，猜想顾大人这句话，一定是安慰我的。

"可是……"我冀望从顾大人那里得到一些解释。但他没有等我把话说出来，就拉住我的手，带我到他的书房去，"老夫要与小友切磋学问。"

3

武昌城东南的贡院，就是乡试的场所。这是会城规模最为宏大的建筑了。远远望去，大门正中悬挂着"贡院"两个红色大字。大字上下，分别高悬"为国求贤""辟门吁俊"两方匾额。大门前还树立着一个高高的牌坊，上书"天开文运"几个大字。走进贡院大门，第二道门，照例称为龙门。穿过龙门，还有四道门，取《尚书·虞书》中辟四门收纳贤士之意。穿过这四道门，是一处房舍，门上书有"至公堂"三个大字，这是考官当直住宿之所。在龙门与至公堂之间，有一座高高的二层木楼，名为"明远楼"，用于监考官居高临下监视考场。因为一次应试需要九天时间，考生一律不得离开科场，所以在贡院内建有一排排号房，供考生住宿，有数百间之多，分布于龙门之内、明远楼两侧，面向南成一条长巷。巷宽约四尺。号房以千字文编号，每间约深四尺、宽三尺。这号房既是考房，又是卧室。

八月的武昌，暑气已然散去，一场秋雨过后，满街的树木显得格外清新。正是乡试放榜的时节，会城大街小巷都在谈论着新科登第的举子，解元张居正的名字不用说已经满城皆知了。

巡抚衙门的后花园里，为新科举人举办的鹿鸣宴就要散场，巡抚顾大人的书办悄悄走到我面前，把一封信笺交到我手里。

是巡抚顾大人邀我次日到巡抚衙门的邀帖。

第二天黄昏，巡抚衙门的一顶小轿来到贡院，巡抚顾大人的书办正等在轿旁。

三年间在一种近乎忍辱含垢中发愤苦读，我已经学会了内敛、沉稳，学会了宠辱不惊。坐在轿中，一路上想着心事。三年前我意外落第，那次顾大人召见我时谈笑风生、轻松乐观的态度至少让我感到迷惑不解。我想象着此番见到他，顾大人会是甚样举止呢？

已是掌灯时分，巡抚衙门外，显得静悄悄的。小轿刚一着地，一个书办模样的人，就上前引领。

“欢迎张君张解元！”顾大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奇怪，这次顾大人竟用了敬语，“解元公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”顾大人说，但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神色，而是身着官服，表情严肃，甚至略带痛苦。似乎他邀请来的，不是一位少年登科的举子，而是落第的儿子。我落第的时候他召见我，笑声朗朗；我秋闱夺魁，他召见我，却如此压抑，怎不叫人感到意外？

我甫坐定，寒暄了几句，顾大人突然问：“文魁可听说过湘鄂士人对老夫的裁量？”

“都说公祖廉洁公正，”我回答道，“楚湘士民，无不拥戴。”

“可你并不知晓，”顾大人站起身，望着窗外，“老夫这个廉洁公正的巡抚，每年收到的三节两寿的孝敬钱，也不下一万两银子！”

我吃了一惊。三节两寿，我是听说过的，三节，就是正旦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，两寿是指老爷和太太的生日。我也晓得，朝廷给巡抚的俸禄，是每年银子六百两，这一万两银子，足当十六年的俸禄！这是我万万不曾料到的，也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不是说爱民如伤吗？不是说为民公仆吗？不是说公而忘私吗？

可，顾大人又为何向我说这些呢？我颇感迷茫。

“而我顾某人，无论在百姓眼里、属僚眼里，还是皇上眼里，都还算是好官，行止无污，”顾大人依然望着窗外，像是自言自语，“但老夫若是拒绝人家的孝敬，那不但不是好官，简直就是异类啊！”他又转向我，“老夫之所以给文魁说这些，是要你知晓，官场不比科场，凭本事论高下！世人只知做官的风光，不知为官的苦楚。一日良心未泯，则一日不得开怀。老夫居官数十载，至今仍于心不安！老夫身在官场繁华尘土，每怀长林丰草之思。”